

# 謝國玄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2022 年 5 月 14 日

受訪人：謝國玄

訪問人/記錄：黃順星

## 受訪者大事記

出生	1972 年 8 月出生
學歷	1988 年就讀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五專印刷攝影科
經歷	出版社校對、寶島客家電台、客語配音、客語指導員、客語演員、基金會

## 世新的第一印象

我是民國 61 年，1972 年在台北出生，國中畢業後考了兩次五專才考上，77 年入學讀世新的印刷攝影科。為什麼選擇世新就讀？因為世新是數學比重最低的學校，以後不用學太多數學，因為數學很痛苦。新聞好像有點意思，但分數只能上印刷攝影科，印刷要幹什麼，我不清楚，但攝影應該滿有趣的，就這樣來報到。但進來世新後我都還很猶豫，到底是否來對了地方。五專就是國中畢業後就讀，但什麼都不懂，國中的時候以為自己很厲害、很屌，但進來世新以後，我一點都不特別，因為世新有一堆神人，每個學長、學姐都高不可攀的樣子，剛開始會覺得嗨。而且世新學校的校風也不大一樣，原來我們叫「小台大」、學校叫翠谷，但翠在那裡，我也不知道，真的有天到了比較高的地方去看，才知道原來翠谷長這樣。

在世新唸書時，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筱峰老師的臺灣史和楊士毅老師的理則學。我是在筱峰老師的課上第一次知道 228 這三個數字，一開始我覺得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，為什麼有這件事，怎麼可能，從國小到國中課本上沒有提過，家裡面沒有提過有這件事情，怎麼可能。但在寒暑假時回到鄉下，和我祖父聊天的時候才發現，真的有這個事情，而且不能說。那我就慢慢理解，從我開始提這件事，跟家裡聊之後，老人家每一次每一年碰

面一定會提醒，千萬不要碰政治，因為很危險。而且每一次投票，他都會跟你講不要投國民黨，這個很妙，他不喜歡國民黨，已經到了骨子裡面去了，他絕口不提，他覺得提起這三個字，是侮辱，是對他自己人格的一種侮辱。楊士毅老師則是讓我去理解到，哦，原來思考可以不是直線的，可以轉個彎，轉兩個彎，轉八個彎，目的地是一樣的，那可以反過來看，從畫面上也好，或是從思想上也好，有很多的可能性。

專二、專三開始接觸專業課程，例如印刷、攝影這方面的課程後立志：三十歲我的攝影一定要比人家好的，我的裸照一定厲害，四十歲要發揚光大，要印偽鈔。這當然是玩笑話，因為這兩個都是違法的。但因為接觸到這些老師，奇妙的老師以後，為什麼這些印偽鈔的，他們這麼專業，這麼厲害，可以印到不被抓，要很久以後才被抓，為什麼有這麼遜的，印兩張就被抓。一樣拍裸照，為什麼有人拍出來叫藝術照，有人拍出來叫色情，就是功力的差別跟觀點的不同。上過這兩位老師的課後，會有很不同的想法，但它並不是鼓勵我們去做壞的那些事，而是你要做就做最好的，最厲害的那個。

其實在世新時，我並沒有太認真念書，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一位同學去印刷廠實習，他非常認真的在暑假時實習，有天因為拿著抹布擦機器，一個抹布的角露出來被印刷機捲進去，他的手就壓平了。幸好那個時候的印刷機是有防護的，有自動停機，但已經來不及。他整個手掌有一半，在印刷機裡面，在滾筒壓著，就是平的出來。後面經過幾次手術，恢復七八成的功能，但也就是七八成而已。他後來沒辦法做粗的，沒辦法拿重的，這件事情給我很大的陰影。

加上接觸幾位刺激思考的老師後，開始疑惑自己未來要走什麼路，會非常疑惑，我要走新聞嗎？但我念的是印刷，我不想走印刷怎麼辦？這種少年的迷惘維持了一年多快兩年，這段期間也參加學校社團，社團很有趣的地方，常聽學長天南地北地談論文學、政治，什麼議題都談，也看著學長姐辦雜誌，就跟著他們做地下刊物。開始和學校的教官對抗，為什麼要對抗啊，其實也不是很清楚，反正還蠻好玩的。也遇到三月學運，也有去現場參與，但老實說這些活動到底在幹嘛，真的不清楚。但親眼目睹到參與這些活動，大大顛覆以往被教育為要做安分守法國民的既定概念，也抵觸老人家耳提面命不要參與政治這件事。

## 意外的廣播人生

但就是自己慢慢的去觀察、參與和看書找答案，和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一起，慢慢的才發現原來這些人是有趣的，他們不是壞人，他們是有目標有理想的，有一個理想性格在的，那只是用的手法不同而已，他們只是用比較直接、激烈的手段去改變社會體制，這些經驗也影響到我後來找工作。當完兵後，先去出版社作校對，一個月大概有三萬多的收入，成就感就在能夠挑出一些錯字或編排上的問題，但從早看到晚，眼睛容易疲勞。而且都是在家工作，父母總認為應該找個正常工作，似乎在家待著就是米蟲。於是就開始翻報紙，剛好看到剛合法成立的「寶島客家電台」徵人。「寶島客家電台」剛成立所以還在草創時期，制度還不完備，但像錄音室、發射器該有的設備都有，也因為任何規矩制度都沒有，才讓我有發揮空間。

在進入「寶島客家電台」前，我不瞭解客家文化、地下電台這些事情。我的客家話是爺爺奶奶教我的，也只是在寒暑假時和爺爺奶奶交談時才會說。進入電台後才知道幾年前客家前輩發起「還我母語」運動、成立客家媒體。剛開始「寶島客家電台」算寄生在「寶島新聲」(TNT)，每天有兩個小時的客語節目，節目播出後發現客語節目是有聽眾的。當時「寶島客家電台」缺音控，就邊做邊學，大概三、四個禮拜之後，設備都搞清楚，比較進入狀況，要再過半年才把錄音室裡面的所有設備，包括剪接都搞懂，知道怎麼操作。這時有位主持人不做節目，電台就說，國玄，不然你來做個節目吧。那個節目叫：「輕輕鬆鬆的中午」。以前看人家講客家話好簡單，但輪到自己主持節目，要全程講客家話時，才發現自己講客語很卡、很糟糕，才認真學客家話、練習客家話。

說來挺有趣的，那時我講的是四縣腔，到目前為止講四縣的人口依然是其他腔調人口的總合，甚至還超過半數，所以我一直以為客家話只有四縣。但我講的其實是南四縣、六堆這邊的，北部的四縣跟我們很近，但用詞不同，所以因為用詞不同，我還鬧了一些笑話，還產生一些誤會。電台裡另一個主持人講的很像四縣，但實際是海陸，是台灣講客家話第二多人口的腔調，我才發現原來客家話有這麼多不同。電台取得執照後，開始有不同腔調的主持人主持節目，那時候挫折感很重，就是客家原來這麼多、這麼深，深到我以為我踩進去了，不，我連邊都還沒摸到！

## 投入客語配音

之後因為電台內的一些紛爭就離開了，剛好那時客家電視台開台，對客家演員的資料還在建立中，對客家戲劇、影片的拍攝，概念沒那麼完整，連企劃、編劇、編撰都不完整。由於當時的總統陳水扁宣示黨政軍退出媒體，所以客家電視台變成一年一標的標案，第一年由台視拿到。台視也沒很清楚的方向，不知道要幹嘛，但覺得再經營一個頻道不難，配一個客家話就好了，我就開始接配音的工作。那時候有比例非常高的配音節目，一年有八百多個小時。初期是台視下檔的連續劇配成客家話，加上一兩節的客語新聞。第一部客家連續劇叫做《老嫩大細》，拍的是老弱婦孺，找了當時所知道的所有客家演員，撐起這部戲。配音拿台視的大瓦厝、流氓教授，台視的大戲配成客語。

客語配音這個工作，一作就是 20 年。我也錄廣告，從戲劇、卡通、紀錄片、廣告到有聲書，甚至連選舉，競選時的宣傳車、宣傳帶都錄，什麼都做，配音的技術就這樣練起來。剛開始作客語配音那幾年，客語配音價碼比華語、閩南語好，但後來因為價錢比較高，被拿出來檢討，為何你們的價錢比較高？長官覺得客家電視台給的預算不合理，覺得配音費太高了，高出市場行情太多了。但是國語配音走了幾十年，從高價砍到現在的價格。政府單位認為客語配音太貴，但必須得提供一定數量的配音工作後，才能以量制價，沒那麼多量，價格自然高。

現在能夠配客語的就 20-30 個配音員，還是那 5 個腔調加起來，沒有更多了。不像國語圈，光是配音工會裡面，沒加入的不算，加入配音工會就 200 多個，根本不能比，所以整個配音市場，客語是非常小的，如果還不能讓客語配音員溫飽，客語配音的未來堪憂。而現在的政策走像是強調客家電視台必須自己拍戲，而不是配音，所以配音的量越來越少，逐年遞減。這十幾年最高記錄的時候，一年配八支連續劇，早上在 a 錄音室，下午在 b 錄音室，晚上在 c 錄音室，然後一個禮拜七天。有一段 3-4 個月的時間全滿，沒休息。現在光靠客語配音幾乎無法養活任何一個配音員，以前可以養活三個領班加底下十幾個配音員，但現在沒辦法。

雖然因為強調自製客家戲劇而讓客語配音的市場萎縮，但一時間要找來那麼多能演戲又會講客家話的演員參與演出，實際上不大可能，只好找

非客籍演員演出。不會講客語怎麼辦，總得有人教，所以找客語指導來教演員客家話，但演員也只能死背，就必須有語言指導跟著劇組，發現錯誤馬上和導演反映。因為語言指導必須整天跟著劇組，每部戲又都得拍個三、四個月，所以無法兼顧配音工作，客語指導反倒成了主業。客台前幾年拍了一部「台北歌手」，莫子儀、楊小黎、黃姵嘉不會講客家話，裡面會講客家話的都是配角，但那部戲拿了五部金鐘獎。主角呂赫若是客家人，但已經無法考證，所以在編劇上調整他是全客語，遇到閩南人時，就講閩南語；遇到外省人時，就講國語；遇到日本人，就來啊，也沒什麼了不起的。忠實的呈現各個語言。「台北歌手」的語言指導由我擔任，也在戲中演出共產黨的角色。語言指導這工作也很耗體力，往往是一大早出門，跟著劇組到半夜收工才能休息。正好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成立正在找人，收入雖然少一些，但體力上的負荷比較小就到客傳會擔任節目組組長，負責講客電台的節目規劃與執行。

## 族群傳播的價值

從踏入客家電台、參與客家文化事務開始，我就一直在問一個問題，客家是什麼？這個問題問客家或非客家前輩，給的答案都很不一樣。從米粉、麻糬、藍衫、花布、紙傘、陶瓷，各式各樣答案都有，到十幾年前開始，有人提語言，客家就是客家話，語言才是族群的核心，新的答案出來了，那是不是標準答案，不見得。客委會成立後，很清楚的知道語言在消失，根據葉菊蘭說法 80 年內會消失。20 年過去了，大概還剩下 60 年，如果不積極，不用各種方法推廣客語，大概也剩不到 60 年了。客委會成立客家電視，看起來客家族群有了一個專屬頻道，但其實在客家電視成立前，台視、華視、民視、中原衛視，都聽得到、看得到客家，甚至幾年前客委會在東森幼幼台，曾經製作一些客家兒童節目，兒童客家也被看到了。但是客台成立後，在其他頻道再也看不到、聽不到客家，客家反而被邊緣化，這大概是客委會始料未及的發展。

從事族群傳播這麼多年以來，不可否認，世新的教育對我產生一些影響。特別是傳播倫理、傳播道德，這些事情對我影響非常深，知道有什麼事是不能做，我清楚知道那條紅線劃在哪裡。你要知道你現在的身分，我們做傳播，要傳播的是什麼，公共價值、國家利益，我必須承認說講客電

台做的是國家利益，我們不見得支持獨立，但一定反對統一，所以我們不會接受統一的言論在裡面出現，那是紅線。也許未來，會有支持統一政權出現，那時候又是另外一套國家政策、國家利益了，但現在的國家政策利益是不支持統一，所以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媒體去踩到這個紅線，以後變成什麼樣是以後的事情。我們也許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我不能在我做的工作裡面去宣揚我個人理念。就算我支持苗栗國獨立，我也不能講出來，支持天龍國獨立也不能講出來，這很清楚的。